

卷八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生桓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公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不隱尸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四

十四年 周宣王二十九年 魯宣公九年 秦文公十四年 蔡
侯 一年 宋穆 西王 十九年 衛桓公十三年 蔡

隱元年

相資易者不明徵其辭契券要約公曰夫乎文公言
求過本價也皆分明乎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少未生其共則恭敬之
矣心不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以今年太蒐于被廬作執秩
生也心不以正其官設此官以辨群臣之官也新民聽不惑禮則聽上
之命無而後用之曹然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以侵出穀戍明年楚
所疑惑叔去釋宋圍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一戰而霸明年與
城濮楚敗晉救曹衛則齊宋免此也遂伯諸侯也文之教也德教民故也

春秋左傳卷之七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僖公四

巳丑二十八年

齊昭公元年是歲陳穆晉侯侵曹以楚

曹伐衛以楚新昏於衛也○愚按侵曹者以報衛侯欲

與楚欲服國人不欲衛之國人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以其君欲與楚故逐之三月入曹傳例曰弗令無入僖

負羈之宮僖負羈魯饋盤飧寘璧於而免其族且令無

報施也以報前日殽璧魏犢頡頏魏犢武子也

日勞之不圖言我軍有仇役之勞報於何有

穎奚結反吾君尚不為圖請

晉文成懽勝楚

成濮大

僖公

此等小惠 藝僖負羈氏 魏如悅反 魏其 傷於曾

何足報也 魏僖被傷 公欲殺之 魏僖而愛其材 猶未忍也 使問

之且視之病 且視其創 將殺之 殺之 魏僖束曾見使者

其曾之創以見公 曰以君之靈 言畏君 不有寧也 故不

之使者使去聲 故而自 距躍三百 註云百猶勵也 疏云言每跳皆勉力

安寧也 距躍三百 註云百猶勵也 疏云言每跳皆勉力

為之也 下三百同 距 曲踊三百 而折復下也 乃舍之

遂不殺 魏僖 殺顛頡以徇于師 顛頡 罪而獨殺 宋人

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 宋大夫也 楚圍宋 公曰

宋人告急 宋人以舍之則絕 將絕晉而歸楚矣 告楚不

許 若告楚令退師 我欲戰矣 與楚戰 齊秦未可 齊秦二

肯 若之何 何以激二國使 先軫曰 將中軍 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 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 藉之告楚 假借齊秦

請退圍宋之 我執曹君 我晉則執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 執衛君者蓋衛侯已出故也 楚愛曹衛 曹衛乃楚

而三君見執 二國之 必不許也 楚怒則決不許 喜賂怒

田見奪則楚怒甚矣 必不許也 齊秦之請也 喜賂怒

頑 如此則齊秦喜得宋賂 能無戰乎 齊秦必將自 公說

文公悅先軫 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弁宋人 皆以

之楚子入居于申 申邑在方城 以申 穀 穀所謂出

晉文公伐 衛入曹報 位日羈焉 公頭項

宋被楚圍 告救于晉

先軫激 怒以執曹 又使才賂 秦以怒楚

二十八 年 或積大 信

是使子玉去宋所謂釋宋也曰無從勿也晉兵戰

侯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文八年以五年奔狄

而果得晉國果能得晉國而為之君矣險阻艱難山川之險阻備嘗

之矣備嘗艱阻則民之情偽民之真情偽盡知之矣情偽

則見識愈明天假之年獻公之子惟文公而除其害除惠懷

患天之所置此乃天意欲其可廢乎豈人力可得軍志

曰古之兵允當則歸引此志者蓋謂我已圍宋今齊秦

矣書有云又曰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之力又曰有德

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此三志者總上三志晉之

謂矣言今與晉遇當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闢伯比之

者請於楚子求益兵曰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讒慝者謂為賈嘗言過三百乘不能

持之使讒慝之王怒楚子使子玉欲決於一戰以間梗執

不行也間去聲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請復衛侯而

與子玉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請復衛侯而

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

先復曹衛然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子犯聞宛春之請君

後我釋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而子玉甚無禮君

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不

可失矣言無禮如此當急先軫曰先軫以子犯

信成獲大

子玉要戰

成王不

故曰汝定人之謂禮言安定諸侯所以為禮 起一言而定三國謂

且許之王以一言而定曹衛宋之謂無禮 我則無禮我 一言而心則晉無曹

衛楚必凶宋是也 我則無禮我 一言而心則晉無曹

乎以無禮敵有道也 不許楚言復曹衛 是奔宋也則楚必

宋救而奔之本出兵以救 若諸侯何則諸侯豈 楚有三

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 我有三怨我 一言而心則晉無曹

已多如此則我晉 將何以戰將何以為取 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此下是先軫畫策也 攜離也言不如私執

宛春以怒楚執楚之使 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公

說文公喜先 乃拘宛春於衛以激楚怒 且私許復曹衛

私許二國離楚黨 曹衛告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 子玉怒使者

而二國又從晉師求戰 晉師退退舍 軍吏曰以君辟臣

告絕故怒也 且楚師老矣况楚兵久出

是君避臣也音避下同 且楚師老矣况楚兵久出

何故退而避之 子犯曰師直為壯言用兵者以 曲為老

以理曲豈在久乎 言師之老不微楚之不及此 楚文公過

為衰老豈在久乎 言師之老不微楚之不及此 楚文公過

享之且送諸秦故言 退三舍辟之 九十里也所以報

也初文公與楚子云 晉楚遇於中原背惠 食言背楚之

前日報楚之言以亢其讐 楚也亢 言謂也田楚直 如是

先軫獻請
復國以
地與常福
執使宛
辱以激楚
怒

子犯勸退
三舍以偽
全楚信

三十年
德成獲大
我

晉之理曲而楚之理直其衆素飽楚師直氣不可謂不可謂楚

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而楚兵亦歸我將何求則子固無若其不

還設使我退舍而楚兵亦歸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曲在彼矣

如此則直在晉而曲在於楚矣退三舍晉師退楚衆欲止楚人欲于玉

不可子玉獨欲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慤

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慤秦穆公子也

楚師背鄩而舍鄩立陵險阻之名楚兵舍晉侯患之

楚兵依憑險阻聽輿人之誦曰興衆也恐衆畏險原田每每

曰原以喻晉君美盛若原舍其舊而新是謀言晉可以

不必念楚舊惠也舍音捨公疑焉晉文疑衆謂子犯曰戰也勉晉文

戰而捷設使戰而得勝必得諸侯霸諸侯也若其不捷設使戰

表裏山河而內山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公曰

若楚惠何言我過楚時欒貞子曰貞子欒漢陽諸姬漢

之南衆皆姬姓楚實盡之今楚盡思小惠而忘大耻其

贈送之小惠而忘其不如戰也不若與楚晉侯夢與

楚子搏搏徒手楚子伏楚子相搏楚子代

於晉文身上而以口是以懼懼其夢子犯曰吉言夢我

得天晉侯向上楚伏其罪楚子在下吾宋之矣腦所

子玉要戰
晉師次于
成濮

晉文畏
戰

孤偃蹇
勅戰

子犯要戰
隨之謀

子年
成濮大
停戰

物者今人用猪腦消皮是也言然子堯晉人之腦則是
我能柔之也杜注云子犯審見直故橫言以谷慶耳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于上也前李參戰請曰請與

君之士戲以戰為戲見子玉輕敵之甚也君馮軾而觀之請晉君馮軾之
以觀戲也馮音馮得臣與寓目焉子玉稱名謂我亦因與去聲晉侯

使藥枝對曰使谷鬬勃寡君聞命矣言我晉君已楚君之惠
謂有贈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是以在此所以

於為大夫退而為汝退三其敢當君乎豈敢輒與既不
獲命矣今既不得楚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鬬勃戒

戒爾車乘戒爾楚兵之敬爾君事敬爾楚詰朝將見

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語起吉反晉車七百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人鞞鞞鞞鞞言鞞馬之飾也皮在背曰鞞約其曾曰鞞
晉反鞞倚兩腹帶曰鞞勃絆其足曰鞞鞞曉見反鞞羊

兵虛立曰少長有禮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
其可用也言可用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遂伐有莘之木

具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
王之親曰今日必無晉矣輕敵如此晉臣蒙馬以虎皮

胥臣即司空季子也時為先犯陳蔡時陳人蔡人屬楚
下軍佐以虎皮蒙其馬皆奔狐毛設二旆而退而退使口大將稍却

子玉駭

晉文謙退

文公登有

印季狐毛

二十八年

藥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時藥枝起塵詐至下軍使曳柴

馳之楚兵以為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狐偃其左也

以晉之上軍左師潰楚左軍亦敗楚師敗績左右師皆敗晉

師三日館穀食楚軍至于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作王

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棄王聞晉戰勝獻楚俘于王獻

獲楚之軍卒也王饗醴王設享禮命晉侯宥命之幣物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叔

與父周大夫也蓋王使三官以策書賜之大輅之服

命晉侯為侯伯也周禮九命作伯戎輅軍輅也兵事所彤弓

其服則鷺冕也戎輅之服乘其服則率弁也彤弓

一彤弓赤弓也彤矢百每百矢也旅弓矢千旅黑弓也

十矣賜之弓矢得專正伐也旅音盧桓鬯一卣尊也蓋以香草釀黑黍為

酒而實之於卣也賜桓鬯者使祭其宗廟用以降神也桓音巨鬯音暢卣音酉虎賁三百人

所趨今賜晉侯三百人也賁音奔曰王謂叔父此策命

與周同姓故敬服王命天子之敬事以綏四國以安四方

糾逖王慝其有患於王者糾而晉侯三辭三辭天之賜從命

然後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文公

而言再拜稽首以奉揚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未

命則三辭已受命則王子虎盟諸侯于庭王宮之庭

三覲禮當如此也

王賜子玉死

也。以王子虎為盟主者，尊王人也。同盟者，言曰：「要。」晉侯宋公齊公蔡侯鄭伯衛叔，皆當無相害也。不得私，有渝。

此盟，有敢變者，明神殛之。則神明誅之。俾隊其師，其衆謂失。

其民也。無克祚國，其國者及而玄孫。第四代孫無有。

老幼，及其女孫，無問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踐土之盟，合於義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謂城濮之役，能以文初。楚子

玉自為瓊弁玉纓。弁，皮弁也。纓，所以結於頤下而未之

服也。纓，未嘗服用。先戰，先去聲。夢河神謂已曰：「昇

余。」子玉夢河神告云：「以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朱藪澤

同謂水草之交也。蓋神意謂我弗致也。子玉不肯以榮

季曰：「榮，季楚人。」歿而利國。言苟以一歿，猶或為之。忠臣

猶肯况瓊玉乎。歿，尚不愛何况瓊玉。是糞土也。達人觀

寶玉，特爾可以濟師。言子玉從神之所求，則國人必可以

濟師。將何愛焉。何必愛此糞。弗聽。子玉終不肯曰：「非神

敗令尹。非河神使我敗也。令尹其不勤民。蓋由我不能

實自敗也。今日之敗，皆自既敗。戰敗之後，王使謂之曰：「楚王

謂子大夫若入。言汝若欲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楚城

邑也。言其子弟皆從子玉戰。子西孫伯曰：「子西，鬬宜申

晉文踐土

子玉好剛自用不信神明所以致敗

申息

楚成王

之子大得臣將死子玉已將自二臣之我二臣者
 心也殺曰君其將以為戮且勸子王往及連欵而死至連欵
 命故自殺也而楚王無赦晉侯聞之之殺子王也而後喜可知也見
 於顏曰莫余毒也已晉侯言子玉既死為呂臣實為令
 尹玉為令尹為委反奉已而已無過失而已不在民
 矣言其無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於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道則愚者也時從衛侯在外至是與國
 人為盟焉宛濮地名曰天禍衛國此盟誓之言謂君臣不協衛侯
 楚而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協也以及此憂也出君之禍今天誘其衷今

晉文公復衛成公甯武子與衛侯盟于宛濮

天意悔過而誘掖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故能使國人皆降
 不有居者設使衛臣無誰守社稷則誰與守衛不有行
 者設使衛臣無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養牛不協之故
 今以前日君臣不相和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以
 誘天衷欲乞爾神誘掖衛人自今日以往自今日為既
 盟之後盟言既行者無保其力群臣從君出行者無居
 者無懼其罪不出從君而恐得罪有渝此盟有敢變
 盟以相及也而以戕賊之明神先吾明神與其先
 誓誓以相及也是紂是殛以誅殛之也國人聞此盟也衛國臣民聞而

信年

後不貳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晉侯既入前

于京師囚之元咺歸立公子瑕二年○賂城濮之戰

于王與晉侯乃得復歸衛殺元咺及公子瑕城濮之戰

晉楚戰于澤風謂牛馬牡牡相誘而走失也○大旆之左

旗左旆者蓋大旆有左右旆也○旆諸然反○祁瞞奸命

犯軍命也瞞莫官反死○且反○司馬殺之○官殺祁瞞也

以狗于諸侯以示不用命○師還○舟之僑先歸○舟之僑

入于晉兵入曰振旅謂整行列也○兵樂曰○獻俘授馘

獲囚也馘所馘耳也獻○飲至大賞○飲酒于廟以告至而

謂獻之于廟授謂數也飲至大賞○大行賞于軍中也

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復會○殺舟之僑以狗于國○以其先

狗衆民於是大服○言晉民○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言文

刑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狗師殺祁瞞諸侯殺

謂之能刑獨或焉會于温○晉會○晉侯召王○文公自媼強

疾之師朝周以温去京師差以諸侯見○以會温之諸侯

音且使王狩又避召王之○事欲令王以出狩○仲尼曰○孔子

而論述之以臣召君○是以臣召君也○不可以訓○以示

訓于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春秋所以孔子書於○言非其地

也冬獵曰狩蓋天子諸侯田獵○出封內今河陽屬晉

晉侯召王于温

晉侯召王

成濮大

晉文君

嚴明

文公之軍令

謂之三罪見

并前殺顛頡

之僑不命

馬失其命

初則掌牛

晉侯有疾文公曹伯之豎侯豎其姓也侯

貨筮史者謂納賂於晉掌卜筮之官也豎音樹豎奴侯反使曰以曹為解侯有疾以

問於卜筮故納賂于筮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此以下

史使之以滅曹為說也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皆謂晉

為曹解說之辭齊封異姓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皆謂晉

者齊姜姓衛曹皆姬姓也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皆謂晉

滅同姓者晉與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

昭文王屬穆故曹叔為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

昭也鐸達各反昭如字且合諸侯而滅兄象曹與晉為

王之也昭生穆武王且合諸侯而滅兄象曹與晉為

屬昭故唐叔為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象曹與晉為

今晉因會諸非禮也兄弟相滅與衛偕命復曹衛而不

與借復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而食同罪異罰

曹衛皆有不禮晉侯之非刑也罪同而罰則禮以行義

既今乃復衛而不復曹非刑也異故云非刑禮以行義

禮意浹洽以行之信以守禮以誠實之意而守之刑以

正邪無禮無信則謂之邪舍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

捨音君將若之何如此則無以公說言而悅之說音悅

復曹伯乃復曹伯而使會諸侯以圍許

庚寅二十九年陳共公元年

辛卯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主兵以其無禮於

言於鄭伯曰夫也侯音逸國危矣言鄭國被圍若使燭

燭之武退秦師

公孫野筮

公復

伯

成權

戰止計

十三頁

楚子圍

楚子圍

二十九年

之武見秦君

燭之武亦鄭大夫也

失之

必退

武善為

說辭必能退秦晉之兵也

公從之

鄭文公從其

辭

不肯行

臣

之壯也

言我方年壯之時

猶不如人

尚無才能以及人

今老矣

况今已

無能為也

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

公曰吾不能早

用子

鄭伯言當汝壯年時不能用汝

今急而求子

今因事勢急迫方且求汝救解

是寡

人之過也

鄭伯歸罪于已以自責也

然鄭公

然設使鄭公

子亦有不

利焉

國則恐汝許之

夜縋而出

至夜乃懸

城而下也

絕池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二國圍鄭

鄭既知公矣

今我

自知不免於滅亡矣

若公鄭而有益於君

設使鄭公而於秦有益也

敢以煩執

事

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

越國以鄙遠

秦在東西

其意蓋謂鄭雖亡而秦無益也

君知其難也

邊邑隔越

而晉君二國之間設使得鄭以

君知其難也

他國必難

守焉用公鄭以陪鄰

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也焉音煙

若舍鄭以為

秦之土地

東道主

若秦能舍鄭而留鄭為東道之主

行李之往

來行李人之官也謂

共其乏困

資糧屏履有所乏困

則能供給之

共音恭

君亦無所害

如此則於秦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言前此

晉惠君

魯許賂秦穆

許君焦瑕

惠公許秦君以

朝濟而夕設版

公求納矣

君之所安也

惠公背秦

之事乃穆

焉

以守二城言背秦之速也

君之所安也

惠公背秦

公所素知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侯志大無所封鄭彼既
 以關其東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西之也彼晉將又
 不關秦闕猶將焉取之言晉若不咸秦則將何取之以
 音君自裁秦伯說穆公聞燭之武之說音悅與鄭人盟背晉而私
 度之秦伯說言而說之說音悅與鄭人盟背晉而私
 也盟使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為鄭守戍書遇反乃還秦伯
 子犯請擊之請戍秦師公曰不可不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言我非秦伯之力無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因秦之
 害秦是失其所與不知秦不同心而誤與之同伐以亂
 不仁也鄭乃是不知也

曾纘用大夫

易整不武以二國整師而來反亂吾其還也有此三失不
 亦去之去鄭也王使周公闕來聘闕稟王之三公名

魯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僖公享之具禮有昌歆謂昌
 形鹽形象虎也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文足昭謂文德昭著
 也歌在感反

主君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武可畏也言威武之
 公過謙不敢自比於國君耳則有

備物之饗如此然後有以象其德備物所以象其薦五
 味謂昌歌羞嘉穀謂白鹽虎形謂形鹽也以獻其
 功此所以獻其吾何以堪之功無文德久無武

王辰三十一年夏四月今之二月四卜卜傳句曰啓蟄而郊
 卜初三望

王辰三十一年夏四月今之二月四卜卜傳句曰啓蟄而郊
 卜初三望

卜初三望

寧武子不享夏
后相

二月節也魯得郊天者以魯不允四卜而一免牲免縱
用天子之禮故也卜灼龜也百不許之免牲也郊
禮之牲不敢猶三望三望謂望祀分野之星非禮也
他用故縱之及境內名山大川也郊
與三望皆禮不卜常祀郊祀常禮必以而下其牲日但
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其時不當卜也
卜其牲之可否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
與日之吉凶也牛卜日曰牲牛改名曰牲
卜牛在卜日之前今經書曰免牲則是既上怠慢也是
得吉日改牛而為牲矣方且卜郊之可否是
於古典而襄望郊之細也郊大禮也望祀不郊今大禮
慢龜卜也望郊之細也禮之細微者也不郊既不舉
矣亦無望可也則小禮可止也傳釋經○衛遷于帝丘
避狄難也帝丘成公夢康叔曰康叔衛始相奪予享夏
顯帝之墟也昔君帝丘衛成公夢康叔告之成公
后相也昔君帝丘衛成公夢康叔告之成公
云我之享祀為相所奪也趨去聲下同公命祀相乃命

別設祭

以祀相 寧武子不可

武子寧俞也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

歆其祀

言衛非夏之後則夏之祀即何事

祀即二國乃

夏之後彼自

當祀相也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言帝丘久無人祀也

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諸侯受命而封各

請改祀命請

之命

癸巳三十二年

是歲鄭文公卒于

晉文公卒

子驪立是

將殯于曲沃

殯入棺也曲沃宗邑有

柩有聲如牛

棺中

若牛之鳴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

聲自棺出故曰

也

將有西師過軼我

西謂秦也特卜偃密聞秦伐鄭

晉文公卒

晉文公卒

伐鄭也音徹擊之必大捷焉音邀○相子自

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鄭若潛師以來若秦密

襲國可得也則我當為內應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

其事訪蹇叔曰勞師以襲遠言勤勞兵事以非所聞也

我木聞如此師勞力竭兵師勤勞遠主備之遠方之君

而能濟事者師勞力竭其力必盡遠主備之必知之而

備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師之所為秦兵所鄭必知之

鄭國豈有勤而無所秦兵勤勞必有悖心必生悖逆之

不知之理而無所得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其誰不知誰

其後三師無功遂城必內反且行千里兵行千里其誰不知誰

不知秦之所為者豈能潛師而可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不召孟明西乞白乙

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使三帥出外

蹇叔哭之哀其必敗曰孟子呼孟明吾見師之出言我但見

而不見其入也言秦兵必敗公使謂之曰穆公怒其哭

爾何知言汝有中壽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爾墓之木

拱矣合手曰拱言其死期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亦

哭而送之蹇叔哭而曰晉人禦師必於殺言殺地有陰

而擊之秦兵殺有二陵焉大阜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夏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也殺之北陵

信秦師

秦蹇叔

師

大

信秦師

故可以避必死是間言其子必死於於余此骨焉於此

風雨也地收汝秦師遂東從東門外

甲午三十三年晉襄公鄭穆公元年秦師過周北門過王城之北

門左右免胄而下胄兜鍪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車正行之時超

而下車也左右者去胄超乘者三百乘車而乘之所以示其勇也

乘並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名滿者此時年尚小也觀之觀出

去聲秦言於王曰襄王曰言於周秦師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

甲束兵而輕則寡謀以其輕也故無禮則脫以其無禮

也脫謂入險而脫入險地又不能謀又寡能無敗乎此

安得而及滑滑鄭邑名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

不敗乎遇之至滑而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四

周也因以乘為四數也遺人之物以輕先重故弦高曰寡君用

高犒秦師先以四韋而致十二牛也先去聲曰寡君用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弦高偶遇秦師欲敗其謀故詐

遣我來敢犒從者敢以此物犒勞汝之不腆為禮不厚

犒師也從者從去聲下同不腆為禮不厚

敝邑為從者之淹淹留於此君則具一日之積

汝秦兵尚居此乎則鄭當為具行則備一夕之衛汝秦

一日之積也積謂蔬菜米薪也且使遽告於鄭遽告傳車猶今

之衛也衛謂以兵送之鄭之馬適也弦高

周王孫滿論秦孟明師性安敗

鄭商人弦高犒秦師以後其謀并阻其謀

秦晉殺鄭戰

年

故知其人至其館視三子之何所也則六載厲兵秣馬

矣果見二子束矢載弓厲兵秣馬使皇武子辭焉使大

命於三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國脯資餼率已盡無以留汝爾許既及為吾子

之將行也為汝之將鄭之有原圃我鄭國有猶秦之有

具圃也亦猶汝秦國有其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不自取原

圃之麋鹿以閒敝邑免於館待之勞若何可乎不杞子

奔齊杞子即掌北門之管者逢孫揚孫奔宋二子與杞

者故出奔宋蓋三子以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至滑見

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

故知其不可冀也其國不攻之不克將伐之則以有國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四兵滅滑而遂

謂勤而無所齊國莊子來聘父也使來聘魯國自

勞至于贈賄迎來曰郊勞送去禮成而加以敏

失禮也敏謂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子相齊齊猶

有禮相待能以禮君其朝焉勸僖公朝齊也朝音潮臣聞

之如臣之所聞服於有禮九能服從國社稷之衛也屏衛社

稷之功也是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言秦穆公

歲僖公如齊而貪勤民而貪於得鄭天奉此乃天與我以

國子父聘魯有禮

即洩蓬

逢孫揚孫

此段非敬

秦穆公

信三十三

奉不可失天意不敵不可縱敵國縱敵忌生縱敵國而不討

是生患也違天不祥違天意而不必伐秦師而伐其師又從而

未報秦施言秦穆有納文公之施晉而伐其師而伐其師又從而

其為成君乎言以君成而即背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

喪言晉文公新卒而伐吾同姓秦與晉同姓而秦則無

禮是秦以無何施之為前日之施吾聞之吾聞之下文所云

一日縱敵而縱之不洽數世之患也則必遺患謀及子

孫為子孫除可謂成君乎此乃所以不遂發命從先軫

發命而與甲兵遽興姜戎姜戎姜姓之戎屬晉者子墨衰經文

未葬故襄公稱于以凶服從戎故以敗秦師于殺果如

墨染其衰而加絰也襄音崔經音迭敗秦師于殺果如

之言敗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文

必邁反文嬴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曰彼實積

羸請三帥也請于襄公求免三帥所類反曰彼實積

吾二君詐言彼三帥者實交構我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厭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君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

也食其肉猶不以為厭足也君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

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以逞寡君之志使幾

秦君得逞其志也若何此為可公許之而釋秦三帥先軫

稟貞子殺 報秦 先軫要代 秦

先軫殺師

三帥 文嬴免三帥 還秦 先軫怒而吐 寔公

秦晉殺 師大戰

三年

傳秦孟明 敗

秦孟明殺師大敗

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婦人暫而免

諸國乃聽婦人卒暫之言墮軍實而長寇讐言彼三帥

歸必圖報復是我縱之得去是自隳毀其軍實也三帥得

無日矣如此則晉之不顧而唾及諸河至河乃則在

使陽處父追之襄公乃使大夫陽及諸河至河乃則在

舟中矣舟三帥已登河矣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以公命贈孟

明詐稱襄公之命以左驂馬賜之孟明稽首曰孟明知

遂不復還但於舟中君之惠言謝晉不以繫臣釁鼓不

我繫囚之臣取其血以塗使就歸戮于秦秦使我得歸于

鼓釁倫退反釁許吝反使就歸戮于秦秦使我得歸于

刑寡君之以為戮而我秦君治我喪灰且不朽則感荷

身雖灰而此若從君惠而免之若賴晉君之惠三年將

拜君賜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秦伯素服郊次秦師既

乃素服以鄉師而哭向秦兵而哭以曰孤違蹇叔稱孤

待於郊以言我以辱二三子致汝二三子以囚孤之罪也

此皆我不替孟明用之以取敗孤之過也此又我之

夫何罪言非三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昔過也言三帥

而我亦不以掩其終身之善也愚按秦狄伐晉因

誓作於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能悔過也狄伐晉因

也晉侯敗狄于箕箕晉地名晉公與狄缺獲白狄子

秦穆公知逐孟明

晉襄公使陽處父追三帥

孟明辭晉速師

秦穆公知逐孟明度之好所以卒霸天下

先軫死

先於死仗

白季為知缺

種也其君為卻缺所獲焉先與狄戰于箕匹夫

逞志于君謂墜襄而無討罪而刑殺之敢不自討乎

一灰而不自免胄先軫乃除入狄師兵之內成焉為狄

狄人歸其元之狄人先軫面如生其面猶如生初曰季

使文公出使他國使去聲過冀之行過晉見冀缺釋即卻

缺也時在田中耘苗其妻饁之饁于軫反又于劫反敬相待如賓

如對賓客與之歸與之同歸晉言於文公曰文公而使

之敬德之聚也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能敬必有德

缺能敬必能德以治民有德者可用君請用之使文公

也臣聞之下文所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執事而敬如祭大神仁之則也失是為仁之準則也公曰其父

有罪焚公宮而弑文公可乎言其父有罪對曰舜之罪

也極鯀而極於羽山鯀音衮其舉也與禹是為大禹

能治洪水舜管敬仲桓之賊也桓公帶鈞是桓公之仇

復舉而用之實相以濟桓公能用管仲為相康誥曰名所引書篇

也今康誥父不慈于父而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也子不

文不同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康誥所謂兄不友為兄而不

弟不共康誥所謂弟不恭其兄即今

長谷敗狄
元狄
缺獲狄
居力

足骨臣為知
缺

信廿年

顯乃弗克不相及也今康誥云率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恭厥兄也救而此言相及者蓋謂四者各

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子不以弟有罪而及其

兄詩曰采葑采菲對蔓菁也非無以下體

也詩曰采葑采菲對蔓菁也非無以下體

根也言采葑非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葉猶用人君

才者不以其父有惡行而廢其子也對音封非音匪

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季從曰

言而用反自箕至是襄公敗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夙狄故命之代其以再

父將中軍也周禮三命始受位且于余及將去聲以再

命命先茅之縣管齊臣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曰季周禮

再命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言曰季有舉卻以一命命

受服曰舉卻缺子之功也缺之功故賞之以一命命

缺為卿以卻缺有獲白狄子之功復與之冀復與之冀

封邑復故命為卿周禮一命受職復與之冀復與之冀

救之子關勃也楚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名晉楚之

兩岸也陽處父患楚使謂子上曰使人語吾

聞之吾之所聞文不犯順有文德者必不犯順謂汝楚

楚殺子上

信廿年

楚闕勃
受陽處
父之是
商臣之
而元

襄公命先
軫子襲中
軍
賞管齊臣
為卻缺功
命卻缺為
卿
功

亦無益也彼此皆無所益乃駕以待乃如馬於兵車子上欲涉

子上欲先渡大孫伯曰不可孫伯也言不可先渡晉人

無信言晉人言半涉而薄我設使楚兵方半渡水悔敗

何及則必為晉所敗不如紓之或迫我於險而伐我乃退舍於是子

待晉陽子宣言曰乃揚言於眾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

遂歸處父還楚師亦歸楚子上見晉兵犬子商臣譖子

上曰先是楚成欲立商臣為太子于上諫止之故商臣

反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楚之耻也大為

之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成王信其諛而誅之八卷終



所圖書